

《又一村》丛书

# 她在黎明里

韦昕

TA ZAILI MING LI  
TA ZAILI MING LI

韦  
昕

她正黎明里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又一村丛书

她在黎明里

韦 昕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长32开 6.75印张 2插页 170千字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80

ISBN 7—5419—3068—7/I·130

定价：3.70元

# 书 前 小 语

陈绪万

两辑计22册《又一村》丛书相继问世之后，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令人兴奋的轰动效应。京华文坛轰传道：“北京有个亚运村，陕西有个‘又一村。’！”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著文曰：“《又一村》给文坛带来了和煦的春风！”除广播、电视予丛书以青睐外，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中国图书评论》、《博览群书》、《陕西日报》等中央、地方数十家报刊，皆从不同角度给丛书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。

我们衷心感谢辛劳在第一线上的广大书店同志对丛书的支持！

我们由衷地感谢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对丛书的厚爱！

我们亦诚挚地感谢电台、报刊和评论家对丛书的支持并佩服他们“识荆”的眼光！

毋庸置疑，丛书除其艺术价值之外，不可忽视的是其思想价值的效应。不妨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摘录几个片段——

“感谢您——《又一村》丛书的著者和编辑，是你们给予了我自尊、自信和自爱，点燃了我的理想之火。我将从泥沼中走出，踏上新的坦途，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一片新绿……”

“《又一村》用它艺术之手，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户，从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世界，使我看到了美好的明天和未来。”

“久违了，文学，真正的文学！现在我案头上再不是乌七八糟的东西了，而代替它的是“柳暗花明”，是齐齐整整的《又一村》丛书。……如今，我的居室是这么明亮，空气是这么清新。”

从书信浓郁的抒情笔调来看，多是出自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之手。读了这样的来信，我们激动、欣慰，然而感到肩头沉重。由此，深深地意识到，我们编辑不仅在为他人作嫁衣，对于广大读者，更是用和风细雨般的话语谈心的挚友，用甘露滋润干涸心田的园丁，用燭火照亮坦途的向导。

丛书已出22册，也算可观，加之出版社性质限制，本应刹车，但由于各方面的热情呼吁，只好出到40册，算个整数。此次推出的《梦楼小品》、《野山随笔》、《淡淡的却难忘》、《冬天的问候》等18部作品，从体裁看一如既往，有小说、有散文、有随笔、有小品、有杂感、有诗歌……。内容亦甚驳杂：山川、名胜、乡情、野趣、博物、掌故、艺海踪影、稗官野史等等，应有尽有，真可谓大拼盘也。

说到“拼盘”，似有贬意，然而它在各种筵席中，却是“第一道”。这令笔者又想到30年代俞平伯先生的《杂拌儿》来，所谓“杂拌儿”，正取“拼盘”之意，也唯其“杂”，方适合各类读者口味，故俞先生的《杂拌儿》一版再版，名重一时。另外，王云五先生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丛书不是也很杂么，但生命力很强，却也传了下来。想到这些，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。

溢美之词说得太多了，实际上丛书也并非尽善尽美，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。丛书的全体编辑，准备总结总结，同时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，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，更细些，更令人满意些，以实现我们的初衷——“《又一村》，亮出了一个新境界；《又一村》，展现出一片新天地！”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她在黎明里·····     | ( 1 )   |
| 家访·····        | ( 10 )  |
| 通往学院的大路·····   | ( 25 )  |
| 山陵看门人·····     | ( 43 )  |
| 人境·····        | ( 52 )  |
| 彩色电视机和价值观····· | ( 71 )  |
| 修鞋的思索·····     | ( 75 )  |
| 秤·····         | ( 80 )  |
| 消逝的冬夜·····     | ( 92 )  |
| 金银满街·····      | ( 106 ) |
| 缝隙·····        | ( 120 ) |
| 电话·世态·····     | ( 133 ) |
| 祭灶这天·····      | ( 172 ) |
| 纷扰的正午·····     | ( 182 ) |
| 往事如烟·····      | ( 190 ) |
| 跋·····         | ( 210 ) |

## 她在黎明里

他，无论冬夏寒暑，天晴天阴，早晨六点半，准时到这家小食堂吃早点。

起初，不过是因为这个食堂早上顾客不多，而且顺路，自行车在门外一撑、一锁就行。后来，他却吃惊地发现，他是想看见她。当她上下午班不来时，便忽忽若有所失。

他为人内秀，话少，从不给任何人透露这个心思。

这是一家有着三间陈旧门面的集体所有制的小食堂，七八张饭桌，卖卖油条、豆浆、面条、烧饼、小菜之类家常便饭，除过三四个老年和中年的炊事员和负责人之外，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，可以经常听到她们嘻嘻哈哈的说笑声，白涤确良帽子和白上衣飞来飞去，使这家食堂显得不那么老气横秋、简陋窄狭了。不过，她们的饭菜质量一般，服务态度不好也不坏。

她就坐在进门不远的一个角落的小桌后边，身后墙壁的一张白纸上写着八个歪歪扭扭的毛笔字：售票重地，注意收钱。一旁挂着写有现在供应什么的粉笔字的小黑板。

她老是低着头，默默接过他递去的钱、粮票，零钱一

找，扯几张饭票放在桌边，让他自己拿。他每次总是先看到她那一双白皙、匀称的手，灵活地动作着，不大拨弄算盘，却也很少出什么差错。

他目光向上一移，便看见她那张清秀、柔嫩的脸儿，小巧的嘴紧闭着，鼻子圆润光滑，再上去便是垂下的两弯弧形的长睫毛，被刘海遮盖得朦朦胧胧的额头，再上去便是扎成两束的烫过的乌黑浓密的头发。有时还微微散发出一点淡雅的香味。

这仅仅是从桌边捡起饭票和零钱的一霎那之间的一瞥啊！

每天都是这样。没有轮到他时，他便只看她那白皙而灵巧的手指，有人来说饭票给的不对，有的说钱找得少了，她都文静而飞快地弄清楚了——她没有错；在她桌前排队的时候从来不长。

他吃完早点，抬腿上车，疾驶而去。

车辐条飞快地闪着银色的光点，他也飞快地思索着：她的脸儿为什么老是不好意思抬起来呢？

他肯定她是一个文静、腼腆、温柔，工作不久的待业女青年。

有一天早晨，这个食堂新添了一种油炸食品——馓子，写供应品种的小黑板上，也添了一行粉笔字——“馓子”。

他一看，噗哧笑了。

她一惊，也转过头紧跟着去看。

“你们食堂和我们厂一样，卖起钢铁食品啦！”他说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字写错了。不是金字边，是食字。”

她的脸儿微微红了。实在抱歉！就没学过这个字嘛！现在一笔好写的管帐先生是没有了。许多食堂、药房、百货店、水果铺，那新添品种、新到衣料、好消息、滋补良药，错

字、别字也不是很多吗？

“没关系。你们写以前，查查字典就可以了。”他安慰她。

她的眼睛盯着他看，那黑的瞳仁是那么深邃，有一种穿透作用很强的吸引力似的，接着微微一笑，又低下头去。

好象就这样认识了。

以后几天，他递钱、粮票时，她的眼睛总是向上抬一抬，笑笑地问：“老样子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他急急说，很怕她又低下头去。

的确，他的早点一直是两根油条、一碗豆浆。现在人们舍得吃喝了，简直象批发似的，一买就是十来根油条，用铝锅端豆浆。她倒能细心地记住他这数量并不惊人的习惯，这使他有点吃惊。

好象还发生了点极为微小的变化，大概只有他那灵敏的天线才能接收到的一种频率。

一天，几个小青年一哄而上，挤到桌边，几只手伸出粮票和钱，乱喊着。

他看无法排队了，也在一边伸出手去。

她头也不抬，一伸手先把他捏着的粮票和钱接了过去，顶多只有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吧，他却极快地感觉到她那手指的温暖，光滑。

“我们先来，怎么倒给他卖？”

那几个小青年急躁地叫。

她不理，只是说：“要什么？一个个来。”

他一手端碗，一手捧着油条，走向一张空桌子，觉着好像有一种温暖、柔和的东西在轻轻地抚摩自己……。

第二天，他早去了十几分钟。

食堂刚打开大门，豆浆正一桶一桶从操作间提出来，可以听见第一锅油条正在吱吱地响着的声音。她拉开抽屉，整理着饭票、圆珠笔、发票本和零钱。

一个鬓角花白的半大老汉，手里拧着一把抹布走过来，说：“还有一百多个粽子哩，今早卖完。”

她没有抬头，声音绵绵地问：“能卖吗？”

半大老汉有把握地连声说：“能卖，能卖。我看过了。”

老汉说着便去搬动放粽子的竹筐去了。

他站在排头，第一个交出粮票、钱，讷讷地说：“你还是上早班？……买两个粽子吧！”

她一抬头，便从嘴角漾开一丝笑意：“你今日个真早。……能等的话，吃油条吧，粽子是陈的。”

“怎么，坏啦？”

“主任说没坏，不过天热……”

他愣住了——那有这样做生意的？胳膊肘儿朝外拐。随即有一种被人关心、爱抚的亲切感觉，猛地从心底升起。

她又问：“你喜悦吃粽子？”

“……也说不上。”

他看着她那白皙、匀称的手指，放在饭票上，要撕下来的样子，忽然明白自己恍惚走神了，脸上一热，连忙说：

“算啦！我就等油条吧。”

“马上也就炸出来了。”

他吃完早点，手习惯地伸进口袋取烟抽，猛地一想，又不抽了。一大早，就抽烟，给人的印象不好，干脆戒了去。他向取油条的玻璃窗口望去，那一筐粽子仍然摆在那里，无人问津。

那个半大老汉走出来，擦着油手，立在她的身边：“女子，粽子没卖？”

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没卖。”

半大老汉瞪大了眼睛：“为啥？”

她笑咪咪地：“这不亏待顾客了？”

半大老汉没话了，想了想，连声说：“那就减价，减价

……”又噌噌地走进里边去了。

一会儿，半大老汉手提报纸大的一张黄纸，墨汁淋漓，走了出来。

他推起自行车要走，隔着玻璃窗，看见那纸上写了几行大字：“昨日粽子，重新蒸过，减价五分，坏了保退。”

他使劲蹬着自行车，脑子里飞快地思索：文静、腼腆，性格温柔，还要加上善良，心地好。

他自言自语，和一个并不存在的人争论起来：“你敢说，这不是女孩子们最美的性格？”

接着一个多星期，他到山区里去参加工厂新产品的试验和鉴定工作，虽然他只是给总工程师、车间主任、技术科长跑跑腿，干一些具体事儿，不过他觉得浑身有劲，总想多出点力气，在整个鉴定过程中，似乎也是个很重要的角色。

回到城里，休息以后再去上班的那天早晨，他一起床，直到登上自行车，都在思谋：第一句话应该向她说什么？好几天没见了，不能老是问她你上早班啦！

想来想去，找不出最恰当的话来，他可怜自己的笨拙。怪不得上高中时，语文老师从来不给他的作文评上个优秀，是个没才能的人！直到现在，写一封信还要改来改去的哩！

他到食堂门口，稳稳神，有意地慢慢寻好眼睛能看着车子的地方，轻轻上了锁。待他向食堂的玻璃窗一望，吃了一惊，那售票的角落里气氛大变，像发生了骚乱！

她在小桌后站着，脸色发红，杏眼圆睁，那白晳、好看的手颤抖着，在一个小伙子的脸前指着，嘴里不停地喊着什么。那文静、腼腆、温柔的样儿，完全不见了。那个小伙子也倔强得出奇，嘴里嚷嚷着，粗壮的胳膊交叉在胸前，大概对方不是女孩子的话，早就捅过去了。

听不来吵架的原因，只听见其他排队顾客调和、折中的劝解声。那个半大老汉和另外几个女服务员也挤在桌旁，对

着那个小伙子，议论着，吵吵着。

他愣在门外，不知进去好，还是走了好。像发现了新大陆，知道她还是很凶的哩！是有理不饶人？还是无理强三分？

不一会儿，争吵忽然烟消火灭了。他硬着头皮走进去，排在队尾，那个小伙子悻悻地大步跑到门外，大声骂了一句脏话，便不见了。

她又坐下卖饭票，脸上还有些发红，嘴巴紧闭。到他递过粮票和钱，说了声：“二两油条，一碗浆”时，她只是默默地、飞快地给他撕饭票，仍然不抬头。好象已经完全不认识他了。

他坐在凳子上，咬了一口油条，炸的不怎么好，有面疙瘩，也似乎不怎么熟。人常说，萝卜快了不洗泥，只此一家，又来了一伙待业青年，无人竞争，食堂能办好？

他蹬上自行车，替她难为情：你和那小伙子愣吵干啥？不会给他慢慢讲道理吗？一大早就生气，真没意思！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小食堂，领导水平低，又没人抓学习，把一个温柔的人也会弄得粗暴起来。

他无精打采地骑着车子，诅咒人性的复杂。他的邻家，有一位女营业员，长得漂亮极了，装扮入时得很，只是常常和爱人半夜吵架，惹得四邻睡不成觉……

好象心里一件很美的物件，猛然被摔碎了。他忽忽若有所失。

从此，大约有一个多月，他就多走几步路到别处吃早点了……

鬼差神使，有一天中午，他偶而路过这里，却端端走进食堂里去了。多日不见，食堂焕然一新，重新油漆了门面，窗户玻璃擦得很亮。那个售票桌还在原处，“售票重地，注意粮钱”八个大字不见了，换上了写着美术字的供应品种的大木牌。一个胖胖圆脸的女子坐在那里，手忙脚乱地给几个

拉架子车的人卖饭票。他猜想，是因为吵了架，她调走了？

他从取饭的窗口里，端出两碗馄饨，尝了一口，味道不错。看来，这个食堂正在改进经营作风，还想把生意搞好哩！

忽然，听见身后桌子边女服务员在说一位顾客：“你这个同志，给你说过了，肥肉片、鸡骨头放在桌上，不要倒在地下嘛！怎么还满地乱掷！”

他猛然耳朵发热，稍微一偏头，哟！正是她，侧着身子，收拾桌子上的碗筷。雪白的短袖工作服，头上一顶高高的平顶白帽，头发更黑了，还是那样素雅、洁净。

“怕啥？”那位顾客吊着脸问。

“你不怕滑倒人？扎了人的脚？”

“那要你们服务员干啥？你们不搞卫生，白拿一份钱吗？”

“你怎能说这话！你放在桌上，我们一样收拾嘛！”

吊脸顾客脸更黑了，喷出一股酒气：“你这是什么服务态度？我掏钱来吃饭，还是来受气？”

她杏眼圆睁：“谁气你啦？怎么不讲理呢！五讲、四美，你知道不？”又笑了：“你这个同志，真是！”

同桌顾客劝解着，说服务员的话不错。吊脸顾客又哇哇喊了几句，却是说不出完整的词句了，通红着脖子，走了。

趁她没看见，他连忙埋头吃饭。真是的，不卖饭票，端盘子洗碗，也还是这样啊！不过，她也似乎是有道理的呢！

.....

又进来一位白胡子老汉，气喘吁吁，哆哆嗦嗦，拉过一张凳子坐下，以老年人的执拗劲喊着：“服务员！服务员！……快给我端馄饨，实实走不动了，唉哟！”

她急忙从那几位拉架子车的人的桌边奔来，从老汉手中接过饭票，急急走进操作间去。

老汉还在唉哟唉哟地呻唤。

她又奔出来，手端一碗面汤，轻轻放在老汉面前：“馄饨一会儿就好，你先喝点汤，不烫！老人家，你从那里来呀？”

“路远着哩！唉哟……”

“怎么不跟个人呢？”

“儿女上班去了……”

“你以后出门，不跟人不行啊！”

她的语气中流露出来的关切之情和那亲切的态度，大概使老汉心理上 and 肉体上的不舒服都减轻了。你看，他安静下来，不喘气了，只是嘴巴还无声地动着。

有一点甜丝丝的感觉从心底升起，她还是那样文静、温柔、心地好啊！他没有回头去看，这都是从身后感觉到的，真的人的脊背上也有视觉器官吗？

他盼望她能走到他这张桌子上来收拾碗筷，看见是他，便黑睫毛弯着，笑一笑，问：“你好久都不来了，出差了吗？还是对我们食堂有啥意见了？”

但是，她没有来，大概也不认识他了，一天接待南来北往的几百个顾客呢，每一个人都能记住吗？

他胃口大开，两碗馄饨还没有把饥饿压下去，他又去小桌边再买一碗，称赞馄饨不错，顺便问那个圆脸胖女子：

“原来卖饭票的那个女同志呢？”

圆脸胖女子努努嘴：“那不是！升成食堂副主任了。”

他恍然大悟，噢！原来这样！那这食堂的变化肯定与她有关咯！叹息自己现在才有点理解她。他一个多月前自以为摔碎了一件美的物件，其实没有碎。她文静、腼腆、性格温柔、心地好，却也坚硬纯洁，晶莹透亮，像块水晶玉雕。

人有时候还不能免掉一点俗气的啊！紧跟着这一星期的厂休日，他揣着近几个月得的奖金，约好一位老同学到风景如画的湖上公园餐厅去吃一顿，谈谈心。天高云淡，清风徐

来，树上偶而还有几声蝉鸣。

一进庭院，他一边叫着老同学的名字，一边就揭帘而入。

门内站着两个姑娘，一个是老同学的刚上大学的妹妹，一个竟然是她。

他吃惊得愣住了，眼睛只看着她：银灰色的涤纶筒裤，白底小花短袖紧腰上衣，深红色半高跟凉鞋，脸、手雪白，眉毛、睫毛、头发乌黑。亭亭玉立，淡雅宜人。

他一直鄙弃那些整日在街上晃来晃去，穿着喇叭裤、紧身针织上衣，戴上贴着商标的太阳镜，留着长发的小青年们。不过，现在他看见穿着入时的她站在面前，却不禁暗暗称赞起来，的确很漂亮，特别是体现出青春体形的美。

她微微吃了一惊：“噢！是你……”

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还记得我……”

老同学闻声而出：“怎么，你们认识？”

他笑了：“食堂副主任嘛，天天见哩，怎不认识？”

她脸红了，直摇手：“芝麻大的官儿！”

两个年轻姑娘相视一笑，向他点点头，快步走了，留下一路清脆笑声。

老同学赶着给他倒茶、点烟，解释说：“那是我妹妹的同学，没考上大学……”

他脱口而出：“那也不算什么缺点。”

老同学有点惊讶地扬起了眉毛。他这才自觉失言，脸上一阵发烧。就在此时，一种甜蜜、舒畅而又带着无限希望的喜悦，从他心底弥漫开来……

他要和老同学谈谈心，不就是她吗！

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

## 家 访

### 一

区教育科长满脸通红，把几封群众来信向我面前一掷：“你赶紧去家访一次！”又气冲冲地说，“简直莫名其妙！”

我吃了一惊，飞快地把信读了。信中反映：市区和郊区交界处的一〇八小学，姓房的教导主任和一位姓米的班主任，将五年级算术考试错题两道的三名小学生，挂上大纸牌子，写着姓名，贴上试卷，在教室里游了……

嗨！真有这事！

### 二

薄暮时分，我走进这条小街，按照笔记本上记下的门牌号数，敲开了小学生黄亚平的家门。黄亚平的父亲黄盛明在门道里，疑惑不定地迎接我这位陌生的客人。

这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，又老又旧的房子，青砖，土墙，但却齐整、雅致。院子当中，有一块小小的花圃，一些花木，大概是那些夹竹桃、玫瑰和菊花吧，挨得紧紧地挤在一起，被一盏昏黄的电灯光照得朦朦胧胧。台阶边上，站着

一个十一、二岁的男孩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先是吃惊后又呆呆地望着我。

黄盛明揭开竹帘，一股茉莉药香味儿迎面袭来。我们在方桌的两边坐下。他给我面前放下一杯清茶，一盒香烟、火柴。黄盛明看来是个严厉的家长，他把黄亚平叫进来。我一看，正是台阶上站的那个男孩。黄盛明的妻子一直没有出来，还有一两个小孩出进，都是迅速而脚步轻快无声的。

我说明了来意，表示教科很重视这件事。

黄盛明看来快五十岁了，长方脸，鼻翼左右的嘴角纹，明显地朝下搭拉着，很严峻的样子。

“有这事。”他慢慢地说了，“亚平不敢瞒我，回来给我讲了。我当时就唾了他一口，美美骂了一顿。怪老师吗？不怪。谁叫你答错了题，活该！只能怪你自己。”

他的目光冷冷地转向黄亚平。这个男孩显得比他的同龄孩子要瘦小一些，低下了头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退。

黄盛明继续说：“为什么要错两道题呢？为什么不答对呢？你上学，就是要好好把书往肚里装。一不要你干家务活，二不要你上街卖冰棍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你考试错题，对得起谁？国家出钱办这么多学校，干什么？不是培养人才吗？”

我忙说：“是为了培养人才。但我们要德智体全面发展，讲究教育方式方法，不能体罚，侮辱人格！”

黄盛明哼了一声，微微有点冷笑：“道理都对着哩！但，按我的笨想法，小孩子最容易放纵、惯坏。不严不能成器！俗话说，惯下的是暴子，打下的孝子……”

他朝黄亚平一瞪眼：“还不温课去！”

黄亚平接到大赦令似地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

黄盛明这才转过脸来，声明自己一辈子都不抽烟，却固执地劝我不必客气，想抽就抽。我看他那冷如冰霜的脸上，似乎微微地荡起了一缕春风，但春寒料峭，寒意未退。